

徐蜀◎編

二十四史訂補

魏晉南北朝正史

訂補文獻彙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二十四史訂補

魏晉南北朝正史

訂補文獻彙編

徐蜀編

2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清孫人龍輯
清抄本

晉書考證

第二冊目錄

晉書考證	清孫人龍輯		四九一
晉書考證	清傅雲龍校		四九一
晉書校文	清丁國鈞著		五〇九
晉書校勘記	清周家祿著		五八五
晉書音義	唐何超著		六三五
晉書輯本	清湯球輯		六六九
晉書補傳贊	清杭世駿著		九〇一
晉書地理志注	馬與龍著		九一一

晉書考證

左傳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孫人龍

晉書目錄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按貞觀中太宗勅史官房元齡褚遂良許敬宗等纂錄晉書既採正典與舊說數十餘部黨引十六國偽史共為紀志傳記又命李淳風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詳加考正大約類例多出於敬播而天文歷律則李淳風為之惟宣武紀及陸機王羲之傳乃文皇所御製也當時修史者多文詠之士皆好摭拾詭異以侈廣晉書考證

卷首 目錄

見聞故不免為論者所譏云

孝宗穆帝聃按淶水通鑑紫陽綱目聃俱作聃唐韻他酣反音聃正韻都含切音耽周語聃由鄭姬注聃姬姓左傳隱九年祝聃逐之注聃鄭大夫又字典並不載聃字當屬聃字之譌也

齊王攸子寶舊本作寔按詩大雅實墉實壑注實當作寔字典謂增韻正韻寔與實通韻會以通為誤今依本傳作寔改正之

晉書考證

帝紀第一

第一頁 前六行

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按左傳蔡墨封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犁即黎字異文是重黎為二人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竟以重黎為一人此書及宋書載晉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

晉書考證

卷一 帝紀第一

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寔佐顓頊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亦昔人相沿之謬也劉昭後漢天文志曰司馬遷以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則已覺其非而索隱引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闕少昊氏之重此順非而曲為之說耳又程伯休父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父字也

第一頁 前八行 因以為氏按氏與姓不同姓則適其祖之所自出氏

晉書考證

卷一 帝紀第一

二

則或以字或以邑或以官或以賜為族是也考自古言姓者本於五帝見於春秋者得二十有二嬌虞姓出顓頊封於陳妣夏姓出顓頊封於杞鄩姓子般姓出高辛封於宋姬周姓出黃帝封於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邵雍曹滕畢原鄧邰邠晉應韓凡蔣邢茅胥吳虞號鄭燕魏芮彤荀賈耿滑焦楊密隨已諸國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自太皞秦趙梁徐邾江黃葛慶嬴姓也自少皞莒已姓薛任姓南燕姑姓也自黃帝杜祁姓也自陶唐楚夔權芊姓邾邾曹姓邰偃陽嬪姓驪夷董姓也自祝融齊

第三頁
前八行

表襲魯鄭侯公子寬以魯頃公玄孫之玄孫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子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後更為姬氏公子公孫氏也姬姓也此變氏稱姓之一證也要之姓氏之稱混而為一實始於太史公本紀秦始皇則曰姓趙氏漢高祖則曰姓劉氏此書做之亦曰姓司馬氏矣

晉書考證

卷一 帝紀第一

三

文帝即位按綱目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書太子丕立自為丞相冀州牧十月書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王尹起莘曰天生蒸民立之司牧天下不可以無君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不可以二君也自唐虞禪繼舜禹承之循其名可以責其實古人豈故假此以欺天下哉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伐紂義士非之湯武不失為聖人高周不失為正統亦惟求其實耳後世欺孤弱寡篡竊相尋考其實皆羿浞莽卓之徒而求其名乃一則曰禪位二則曰受禪胡為自漢而下皆為充舜耶綱目直以稱帝廢主大書於冊至於傳禪之說絕不復舉斯言一出諸史皆廢嗚呼亂臣賊子竊人家國常患於取之無名則必曲為委折以文之三家分晉田氏併齊借周人之命以自蓋莽

第五頁
後四行

賊篡漢欲求其說而不可得乃以周公居攝稱之至操丕始以傳禪為文自後篡竊相繼皆始於曹氏之作俑也綱目既破其說然後姦偽之徒始無以為欺天下後世之具其有補於名教豈不大哉加隱實按爾雅釋言隱占也注隱度也後漢安帝紀隱視幽心勿取浮華注皆隱審盡心勿取浮華不實者鄧訓傳考量隱括字典隱與隱通說文隱格也注正曲直之器樣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括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待礪括烝矯然後直此言隱實殆欲綜覈其實數耳

晉書考證

卷一 帝紀第一

四

第六頁
前四行

賈嗣魏平按綱目漢後主建興九年大書丞相亮伐魏圍祁山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將張郃分注云亮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不得交戰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調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中伏弩而卒此云賈嗣不作賈調又下文云亮望塵而遁及追擊破之等語俱與通鑑互異

晉書考證

第七頁
前七行

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按胡寅曰司馬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親統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畊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

第七頁
後五行

表請決戰按懿果欲戰敵不中制而必表請者偽也即辛毗為軍師以制之當必密表速毗來軍而假仗節以一兵心藉君命以弭敵口且以浣巾幘之為辱耳惟自量其才不足以勝亮故一聞使者食少事煩之言即僥倖於其死而孔明亦竟如其所

晉書考證

卷一 帝紀第一

五

第七頁
後八行

料豈非天邪不復出矣按本紀當懿為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為帝而在蜀人自當名之為賊雖所謂賊者即指懿也史家雜采諸書不暇詳考故稱帝稱賊前後互見各仍其舊耳

第八頁
前五行

音書按史記鄭侯世家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說文圖从口畱徐鍇曰圖畫必先規畫之也故从口畱畱者吝吝難之意也唐韻正韻畱並音鄙集韻通作鄙韻會俗以為圖字非

後第八頁 飢按說文飢饑二字飢訓餓居夷切饑訓餒不熟居

衣切故饑饉之饑從饑飢渴之飢從几俱分別支微二韻長箋云近代喜茂密者通作饑趙簡便者通作飢遂成兩謬矣

第九頁 前八行 一年足矣按維陽距遼東不過三千餘里而往返休息三百六十日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之遺

意若夏侯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軍中為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於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也然如前此懿攻孟達八日

晉書考證

卷一 帝紀第一 六

第十頁 前八行 而行一千二百里乃能取勝則又以神速為貴矣亦出兵遙為之聲援按通鑑吳本欲發其使羊衛

諫之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間當從簡書是

權未嘗出兵也與此小異

第十頁 後六行 正令半鮮按綱目分注作正令失半而克較明

第十頁 後一行 送任按任保也送子為質以保其不失信也

第十頁 後六行 京觀按觀去聲積戰死之尸封土其上以彰克敵之功謂之京觀京大觀示也封土之上為屋如觀闕

形也

第二頁 後九行 正始按日知錄魏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

晉書考證

卷一 帝紀第一 七

年則太傅司馬懿將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六種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雖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賡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正始諸賢為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此書載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又宋書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榮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

南齊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親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為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此書儒林傳序云據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為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玄王肅為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弼何晏為開晉之始干寶晉紀論曰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辨而賤名簡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以

第三頁
前五行

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羗戎互偕君臣屢易非林
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中按春秋襄十年會吳於柵注楚地音註如反恐
即此不能詳其處矣

第十三頁
後八行

穿廣漕渠按綱目分注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
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太祖
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
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
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
今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

晉書考證

卷一 帝紀第一

八

第十五頁
前五頁

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
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
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
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
軍泛舟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此云懿之
所奏及下文大興屯守俱與綱目小異

帝不能禁按綱目大書魏還太后於永寧宮劉友益
云還之者曹爽也則其不書曹爽何均其罪於魏
之臣子也於是爽專朝政擅還太后在朝大臣雖
司馬懿等莫之禁而聽其所為書曰魏還分罪之

晉書考證

第十五頁
後三行

使聲氣纔屬言作聲使氣似欲絕而僅纔聯屬之狀
司馬懿故作此態以示衰老無用也

第十五頁
後七行

居猶言行尸走肉也謂懿如死尸之居世無能為
耳

第十五頁
後八行

第十五頁
前五頁

高按字典同散離也違也

智囊按史記鼂錯傳太子家號曰智囊蔣濟引錯以
比桓範故云

第十六頁
後二行

牙按此二字乃磐字之訛也磐音槃易漸卦鴻漸
於磐注磐山石之安者跡山中石磐紆故稱磐又
通作盤前漢孝文紀云盤石之宗若槃音盤說文

晉書考證

卷一 帝紀第一

九

謂承盤亦作拌不可與磐通也來同互周禮牛人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徐音牙詩楚茨傳曰或陳
于互正義引周禮文乃誤作牙陳氏禮書曰互牙
古字通用非也中山詩話古稱駟儉今謂牙劉道
原云本稱互郎主互市唐人書互為牙牙似牙字
因訛為牙耳舊唐書史思明傳互市郎安祿山傳
互市牙郎蓋為後人添一牙字今通鑑亦作互市
牙郎若漢書劉向傳宗族磐互師古曰字或作牙
謂如犬牙相交之意谷永傳百官盤互注同是昔
人以牙為互字後轉而作牙師古乃曲為之說也

五

又韓愈贈張籍張徹詩交驚舌手蟾柳宗元夢歸賦手參差之黑白注手即互字字典云史書中以牙作互字用非一唐韻正深辨其非並引古碑碣中之書互為牙者甚詳皆歷歷可據應從之蓋牙有相錯義故互字俗借作牙可附牙部若竟書互為牙并讀如牙字之音誤矣

第十六頁
後九行
第十七頁
後五行

力疾按杜甫詩力疾坐清曉謂勉力帶疾而起也

加九錫之禮按徐昭文云古者國家大臣受遺輔政安危繫焉漢武帝命霍光昭烈命孔明君能知臣臣能盡忠可謂兩得矣以唐太宗賢明猶不知李

晉書考證

卷一 帝紀第一

十

勳致有武氏之亂況僭國嗣主安能知其臣乎當曹魏時司馬懿雖有無君之心而未得專國之權明帝屬以後事是授以國命也因而廢弒三主卒篡其國皆由卧內一言以召之紫陽凡例曰凡書篡國隨事異文而尤謹其始今追原事義推本凡例當於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特以自為書之然亦不足以著其罪

第十六頁
前八行

并殺彪按曹丕篡位至是纔三十年懿既殺爽又殺彪又盡置諸曹於鄴其脅制誅戮之酷更甚於操之所為而魏昴亦不久遷矣天道好還豈不昭然

哉

第九頁
前九行

晉祚復安得長遠按此語與齊明帝殺諸王巴陵王子倫曰先朝滅劉氏今日之事理固然意正相等大約勝國遺嗣往往慮死灰之熾除蔓草之萌豈知天道好還毒流厥後哉至若門內肆戕司馬八王猶兵爭也宋孝武二十八人明帝蒼梧殺之殆盡齊明帝於高武子孫刈若草菅推或與鸞剪除宗族以為可孤獨而有之計亦愚矣梁武殺齊明三子而不戮高帝之後謂子恪等曰若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子恪兄弟入於梁者

晉書考證

卷一 帝紀第一

十一

第十六頁
後四行

十六人猶為大度也梁五十六年後梁又三十三年蕭銑起於巴陵較宋齊猶永安知非天道乎

霧交飛舊本氣作氣又一本作氣較勝今改從之

帝紀第二

第一頁 前五行 雅有風采舊本作彩一本作采按前漢霍光金日磾

傳政自已出天下仰望聞其風采左思魏都賦極

風采之異觀雖集韻彩通作采不如采較勝今改

從之

第八頁 宣穆皇后舊本作宣穆皇帝按下有云宣帝亮不應

重出又宣穆皇后本傳有云帝退而謂人曰老物

不足惜慮因我好兒耳此可為居喪能孝之證今

從毛本改正之

第二頁 前五頁 傲一時之利舊本作傲按字典集韻傲堅亮切傲辛

晉書考證

卷二

帝紀第二

一

觀非望也毛氏曰傲倖字本作傲後人又以邊傲

之傲為傲倖之傲相承其訛久矣今改正之

後八頁 以刀鍛築殺之按夏侯泰初等雖謀誅師而本屬虛

名無實之人非能仗義有為特足以殺其軀而已

故綱目並不予之然於其見殺而皆書其官所以

正司馬師之罪也

第四頁 前十頁 受璽情舉趾高按綱目分注云髦至玄武館羣臣奏

請舍前殿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

法駕迎不聽入洛陽羣臣迎拜髦下輿答拜領者

請曰傲不拜髦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左

晉書考證

右曰舊來輿入髦曰吾被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位百僚皆欣欣焉此書云受璽情舉趾高與綱目不合

第四頁 後三行

示人不佻改詩經民字為人字唐之史臣避太宗諱

故也按杜氏通典云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

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其官號人名及

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相連者並不須諱又

云太宗時二名不相連者並不諱至玄宗始諱之

然隋書修於太宗時而中間已多改世為代改民

為人且永徽初已改民部為戶部李世勣已去世

晉書考證

卷二

帝紀第二

二

字單稱李勣至若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亦有并其本文而改之者胡廣傳詩美先人詢於芻蕘之類是也

第五頁 後六行

移檄郡國按綱目大書魏揚州都督毋邱儉刺史文

欽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尹起莘曰司馬既廢

其主罪名暴白儉欽討之雖敗而死然名義則甚

正也故書其官書起兵討師皆所以予之耳陳壽

志魏乃以反書且壽前此以魏為正故於討操之

人以反書之今司馬氏反魏者也壽既主魏乃復

於為魏討賊之人名以反逆何哉若壽者知有強

弱而弗知有順逆不有君子正色書之則儉欽並真反者耳

第七頁
前三行

聞欽敗棄衆宵遁按綱目大書欽奔吳儉走死劉友益云儉等書討罪師也故書師擊於是吳孫峻率兵將襲壽春欽既攻師敗退聞峻至索臯遽詣峻降則降吳也書奔吳何為欽諱也諱欽所以惡師也故儉亦止書走死

第七頁
後十行

明着侈按綱目分注魏主叡好土功躬內寵役費不貲災異迭見陳羣卒毗王基高堂隆等皆切諫而不知留意於水以載舟亦以覆舟之喻故綱目

晉書考證

卷二 帝紀第二 三

第九頁
前八行

於營建宮殿鑄造銅人起構土山及以馬易珍物於吳之類悉書於冊所以為後世淫靡者戒也又固辭不受按綱目大書魏司馬昭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劉友益云懿嘗辭九錫矣止書不受此其書復何昭自加之復自辭之詐已甚矣上書自為下書復辭所以深誅其心也故自是昭復三命三讓皆削之不書尹起莘云世變日下姦偽日勝自操丕篡漢務為虛詞以惑世至司馬氏又益甚之今昭既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矣又復辭而不受果何意哉亂臣賊子將以文欺天

第九頁
後六行

下綱目盡發其姦正色書之然後手足失墜如見其肺肝矣

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按綱目亦大書昭奉其主髦攻之不書魏主髦自將而書奉其主髦者明非髦意而特受制於昭也且昭既奉主東征不書曰討止書曰攻蓋雖挾主為重而命在其手固不得予其為奉辭伐叛耳

第十頁
前九行

大豆人三升按唐人謂後世升斗較之於古三而當一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此三而

晉書考證

卷二 帝紀第二 四

當一之驗也嘗攷隋書律曆志知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實自文帝開皇時始杜氏通典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歐陽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銘曰谷口銅甬容十斗以今量校之容三斗呂氏考古圖軹家釜三石弱軹家甬三斗一升當漢之一石大抵是三而當一也如此書宣帝紀問諸葛公食幾何對曰三四升又會稽王道子傳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及此處上云省食減口而云人三升皆本言少而反得多固知所謂三升亦只如今之一升耳

第十一頁
前八行

三河謂河南河東河內三郡也按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川滎洛河東曰兗州其川河沛河內曰冀州其川漳日知錄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在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為河內也若唐宋以後所謂河東即今之山西唐之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謂之河東及元之京師在薊門而其西則山故謂之山西各自

晉書考證

卷二 帝紀第二

五

其畿甸所近而言之非復古所謂河東矣

第十二頁
前二行

帥左右攻相府按曹髦此舉本以輕舉無謀而身殞然當是時唱逆者賈充揮刃者成濟而綱目必歸獄於昭者昭久操國命而借手於人雖冀髦王禮夷濟三族猶較諸趙盾不討賊而更有甚焉所以著大義也

第十三頁
幾十行
前七行

景辰按景本丙字唐之史臣避代宗諱所故也肅慎來獻楷矢石弩按弩當作砮說文石可為矢鏃書禹貢礪砥砮丹魯語仲尼曰肅慎氏貢楷矢石砮長尺有咫似不應作弩字弩說文弓有臂者古

晉書考證

第十三頁
後一行

史考黃帝作弩太公六韜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今監本作弩姑從之息役六年按自魏甘露三年戊寅春二月拔壽春殺諸葛誕迄茲景元四年癸未距六年矣魏之伐蜀也維時襄陽張悌謂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恩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

晉書考證

卷二 帝紀第二

六

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散因危而伐殆無不克此云息役六年亦即除煩苛而布恩惠之一證

第十四頁
後二行

乃申前命按漢獻帝冊魏公九錫尚書右丞潘勗撰為文梁昭明採入文選中此冊體格詞意全摹用之直是印板文章耳

第十五頁
前十行

吳會按宗施宿會稽志曰三國志吳郡會稽為吳會二郡張紘謂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孫資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為東安郡是也前輩讀為都

會之會殆未是錢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吳會坊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今本史記漢書並作上患吳會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誤後人妄增之耳若魏文帝詩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陳思王求自試表惠於吳會施及中土阮籍為鄭冲勸晉王箋朝服濟江埽除吳會陳壽上諸葛亮集曰身使孫權求援吳會羊祜上疏西平巴蜀南和吳會荀勗食舉樂東西廂歌既禽庸蜀吳會是賓左思魏都賦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武帝問劉

晉書考證

卷二 帝紀第二

七

毅曰吾平吳會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吳會偕逆幾於百年石勒表王浚曰晉祚淪喪遠播吳會慕容廆謂高瞻曰翦鯨豕於二京迎天子於吳會丁琪諫張祚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此不得以為會稽之會也蓋漢初元有此名如曰吳都云爾若孫賁朱桓傳則後人之文偶合此二字不可以證吳王濞傳也

後十四頁啟
土參墟按左傳昭元年高辛氏二子閼伯實沉不相能也日相征討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

服事夏殷故參為晉星蔣武詩昔為駕與焉今為參與辰後人或稱為參商相承致諠而不覺耳

後十六頁

提封之數按前漢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注提封者大舉其封疆也

後十七頁

金獸符按漢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求什使符以第一第五第十為授符之數此云金獸符唐史

臣避太祖諱也

前十七頁

苴以白茅按尚書緯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魏在北故云玄土見魏公九錫文注

茅以為社魏在北故云玄土見魏公九錫文注

晉書考證

卷二 帝紀第二

八

後十七頁

九錫按文選注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斧鉞九錫鉅鬯謂之九錫

錫鉅鬯謂之九錫

後十六頁

羣官勸進按司空鄭冲率羣官勸晉王昭夔乃阮籍代為之

後十七頁

支伯監本作文伯誤按高士傳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曰以

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讓之亦然別本作支伯當

從之今改正

第十九頁
前三行

因密使諸艾按會善效人書乃於劍閣要艾章表皆
易其言使悖傲由是詔以檻車徵艾焉

第十九頁
後一行

帝爵為王按劉友益云進爵為王何自進也綱目
於魏公操嘗書之矣於是書晉公昭司馬氏之墓
曹氏教之也反復之理可畏哉紫陽於曹馬書辭
多同所以垂萬世戒也

第十九頁
後八行

為晉世子按綱目大書以其子中撫軍炎副相國
興操書以其子丕為丞相副書辭若一所以示人
反復之理深切矣

晉書考證

卷二

帝紀第二

九

帝紀第三

第一頁
後六行

寬刑宥罪撫衆息役按通鑑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
之後欲矯以仁儉正謂此

第二頁
前四行

我皇祖有虞氏按漢時碑文所述氏族之始多不可
據如魏蔣濟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
王沈魏書云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
曰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封曹俠於邾至戰國
為楚所滅子孫分派或家於沛而魏武作家傳自
云曹叔振鐸之後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
曹穆周則又姬姓之後以國為氏者矣及至景

晉書考證

卷三

帝紀第三

一

初中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詔曰曹氏世
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又不知
其何所據魏志蔣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因非
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
祖豈不可笑矣乎

第二頁
後七行

告於皇皇后帝按綱目歷書魏晉篡逆之事若操之
幽威虐賊本不在莽卓之下輒欲以文王自處固
必正名定罪不使大惡得容於天地間若司馬炎
廢主自立正踵其智而行之而竟儼然以克舜禪
讓為名明告於皇天后土將謂人可欺天亦可欺

平

第四頁
後三行

裴秀為鉅鹿公舊本作張秀按本傳裴秀封鉅鹿公又本紀內咸寧元年封裴頠為鉅鹿公即其子也今改正

第四頁
後四行

王祥為太保按祥為魏太常在太學為三老南面稱師高貴鄉公北面乞言至貴寵也司馬炎為晉王長揖不拜至風節也乃於此時又為太保何貴倨於前而不能無屈於後耶考其時年已八十又五年而始死使其為龔勝不亦忠孝兩全哉

第五頁
前七行

樂府按前漢書張敖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

晉書考證

卷三 帝紀第三 二

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日知錄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徵後人乃以樂府所採之詩即名之曰樂府又曰古樂府誤矣惟後漢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注云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則以樂府之所肄者即名之樂府耳

第五頁
後六行

丁丑按同此二月而上書已未常山王衡堯下書庚午詔曰古者百官官箴王闕云云許庚午距已未

第六頁
前四行

十二日而丁丑又距庚午八日不應已未之後庚午之前乃有丁丑想丁卯之誤抑或前後錯亂耳

第六頁
前七行

壬子按上書夏五月戊辰則此月內不應有壬子且下六月又不得有壬申當屬顛倒而遂訛也

晉書考證

卷三 帝紀第三 三

其君者也漢書五行志亦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為食輕不為大災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無論分至又劉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明季十七年而八食與漢成略同而稠急過之然則謂日食為一定之數無關於人事者豈非溺於疇人之術而不覺其自蹈於邪臣之說乎

第六頁
後九行

并圖丘方丘於南北郊按綱目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冬十月特書魏營園方丘南北郊羣書考索曰古者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園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園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邱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為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泰壇則自然之邱言泰折則人為之壇也祭禮必於自然之邱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所以盡宗廟之禮劉友益曰園丘方澤高下之義古也皆取諸邱非矣既立園方丘又立南北郊益非矣故

書魏立所以示識而此書晉并園方丘之祀於南
北郊善晉也

第七頁
後八行

增吏俸按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前漢書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後漢書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此之議增意猶近古詔所云養親施

第八頁
前一行

惠日知錄注謂分祿以贍宗族昏姻故人也
禁星氣讖緯之學按劉友益云星氣讖緯曲學也自光武宣圖布讖而東漢圖讖之習盛至是禁之晉武可謂知所取舍矣

第九頁
前八行

良二千石按前漢書孝先拜刺史守相當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改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後漢書光武勞郭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千里冀京師並蒙福也日知錄天下之大不過數十郡國而二千石之行能皆獲簡於帝心是以吏職修而民情

晉書考證

卷三 帝紀第三

五

達以視寄耳目於監司飾功狀於文簿者有親疎繁簡之不同矣

第十頁
前十行

蜀相諸葛良孫京隨才署吏按綱目分注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其孫宜隨才署吏又云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息著募沒入蜀官宜免為庶人故特書晉錄故漢名臣子孫予以其能勸善

第十頁
後三行

言多祇謗舊本作祇按祇正韻音公說文本作祇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祇前漢天文志迅雷風祇禮樂志姦偽不萌祇孽伏息皆從此字若祇乃俗禊